

“如果”句¹⁾的反事实表达浅析

王 芸 嬛

1. 引言

反事实表达 (counterfactual expressions) 是指根据已知事实的相反假设条件来进行推理的表达形式, 一般由反事实的假设条件分句和相应的结果分句构成。(袁毓林 2015)²⁾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 这里所说的“已知事实”并不局限于“已然(即已经发生的)事实”, 一些虽然没有发生但“听话者知道说话者并不是真心打算去做”的事实也同样可以纳入“已知事实”范畴。如例(1)中, p 、 q 都不是已然的, 但听话者依然可以通过“知道说话者并不打算裸奔”而推理出 $\sim p$ (明年三环内房价不会跌破5万)。

(1)要是明年三环内房价跌破5万, 我就会绕三环裸奔一圈。(袁毓林等 2016)

(2)我发誓如果下次我还熬夜写作业, 我就去死。(BCC)

英语等印欧语系主要以虚拟语气作为反事实表达的标记, 而汉语由于动词没有时态变化, 多依赖语境表达反事实推理。如比较真实条件句(3)和虚拟条件句(4)可以发现, 没有动词时态变化的汉语需加入“真的”、“应该……才对”等语境来完成反事实语气。

(3) a. If she *took* the train, she *will have arrived* on time.

b. 如果她坐火车, 那么她就会准时到达。

(4) a. If she *had taken* the train, she *would have arrived* on time.

b. 如果她真的坐了火车, 那么她应该准时到达才对。³⁾(袁毓林 2015)

因此, Bloom (1981) 等主张, 汉语缺乏反事实表达, 汉语说话者不善于进

行反事实推理。吕叔湘(1980)、侯学超(1998)、黄伯荣等(2002)等主流研究著作也没有涉及“如果(不是)、要(不是)”在反事实表达和真实条件表达上的差异。

但Bloom(1981)的学说引发论战以来,汉语反事实表达的研究逐渐增加,以“如果p,就q”为代表句式的假设复句⁴⁾(以下简称“如果”句)因为可与英语反事实条件句“If p, then q”对译,尤受重视。陈国华(1988)、李晋霞(2010)、章敏(2016)等研究中都涉及了“如果”句的反事实标记、分类等问题。袁毓林(2015)也指出,现代汉语中“如果(不是)”、“要(不)是(因为)”、“若(不)是(因为)”等都可看作汉语反事实标记。

然而,除了“如果不是、要不是”这样“假设词+否定词”的形式外,上述反事实标记并不能保证创造出反事实语境。如例(4),英语可通过动词时制后移告知听话者自己使用了反事实表达,而汉语即使加入“真的”、“应该……才对”等词,仍可像(4c)一样作真实条件句解释。例(5)也是有“真的”、“应该……才对”等语境,仍做真实条件句解的例子。

(4c) 如果她真的坐了火车,那么她应该准时到达才对呀,怎么这会儿了还没来呢?难道路上出事了?⁵⁾

(5) 如果某人真的结婚了,我应该送他点儿礼物才对。(BCC)

由于英语反事实表达有时制后移这一形态标记手段,听话者几乎不需要语境就可以判断英语反事实表达,因此英语反事实条件句预设也比较单一。多数研究认为其预设就是 $\sim p$ 。但同样的结论拿到汉语中却并不完全适用。如下述句式相同的两例中,(6)例的 $\sim p$ (我不是季鹏)确可作为预设,但(7)例的 $\sim p$ 却并不一定是听话者已知或同意的事实,甚至可能是说话者对听话者观点的反驳,如(7a)。

(6) 如果我是季鹏,你早就答应我了。(CCL)

(7) 如果我们知道本·拉丹在哪里,我们早就抓住他了。(CCL)

(7a) A:你们其实知道本·拉丹在哪里吧?

B:不,如果我们知道本·拉丹在哪里,我们早就抓住他了。

本文将对汉语反事实“如果”句的预设进行分析,同时也会涉及不同类型的反事实“如果”句与其他因果类、条件类复句相互转换的问题。

2. 先行研究及考察对象

2.1 反事实句·反事实标记及问题点

英语假设性条件句“If p, then q”可分为真实条件句与反事实条件句, 前者的条件是开放或中立的(可能真也可能假), 后者的条件是封闭的或有标记的(只能是假的)。如上文(3)、(4)两例。

而这两种形式都可以与中文“如果”句对译, 这也使反事实“如果”句在汉语反事实研究中最受关注。

在英语等印欧语系中, “时制后移”是反事实句的主要标记, 即p用过去时表示现在, 用过去完成时表示过去, q则用过去将来时、过去将来完成时与p中的过去时、过去完成时匹配。许多研究指出, 尽管时制后移不是反事实句所独有, 但大部分反事实句都以时制后移来作为标记。

(8) If Nixon *had won* the 1960 elections, Kennedy *would not have been* assassinated. (袁毓林 2015)

(如果尼克松赢得1960年的总统竞选, 那么肯尼迪就不会被暗杀了)

而作为非形态语言, 汉语反事实“如果”句没有这样明显的形态标记。因此Bloom (1981) 等主张汉语没有反事实标记。

但陈国华 (1988)、袁毓林 (2015) 等都对这一说法采取批驳态度, 陈国华 (1988) 指出, “早”、q 句语尾的“了”等词汇及语法特征可以作为反事实标记, 如(9)、(10)两例。

(9) [当初] 要是早听你一句话, 也不至今日。(陈国华 1988)

(10) 下午要是开会, 黑板上就出通知了。(陈国华 1988)

袁毓林 (2015) 也指出, 反事实表达和反事实标记在古代汉语中就已存在, 如(11)的“微”就是其中一例。

(11) 吴王曰:“微子之言, 吾亦疑之。”(史记·伍子胥列传)

(吴王说:“如果不是听了你的话, 我也会怀疑他了。”) ⁶⁾

此外, 袁毓林 (2015) 还列举“如果(不是)”、“要(不)是(因为)”、“若(不是(因为))”、“的话”等反事实“如果”句中的常见连词, 主张这些连词都可以

作为反事实标记。

然而，与英语时制后移相比，上述特征仍难作为反事实句的判断标准，如(9)中，无论删去“当初”或“早”或同时删去两词，句子都仍可作反事实解释。

(9) 要是听你一句话，也不至今日。

而表假设的连词除了“如果不是”等“假设连词+否定词”形式外，仅靠“如果”等连词很难判断句子是否反事实，如(12)既可以作反事实解释（点球已踢飞），也可作真实条件解释（点球还没有踢），需听话者通过语境判断。

(12) 如果巴乔踢进了那个点球，意大利队就能进半决赛了。（蒋严 2000）

2.2 反事实“如果”句的分类及问题点

和英语相比，汉语反事实“如果”句预设多样，分类也更为复杂。李晋霞(2010) 对其分类有比较系统的阐述，如图1所示。



图 1

(13) 如果不是在19世纪中期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，就不会有发电机、电动机。

(14) 如果他能通过，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。

(15) 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，我就答应你。

(16) 如果地球的躯壳是一层软皮，世界将会怎样？

(17) 如果是小孩喝，说不定就出问题了。（以上各例引用自李晋霞 2010）

但上述分类中，“强调 $\sim p$ ”与“肯定 $\sim p$ ”两种类型区别不明确，且“强调 $\sim p$ ”类的(13)中， $\sim p$ “在19世纪中期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”应属于一般常识，说话者在会话中，把听话者已知的一般常识（预设）作为强调对象（焦点），就会有“说废话”之嫌，违背会话原则中的“关联准则”。

3. 反事实“如果”句的预设分析

前文中提到，汉语反事实句的判断需要依赖语境，也就是说涉及语用学范畴，因此本小节将以李晋霞（2010）提出的分类为基础，对反事实“如果”句的预设加以详细分析。

3.1 预设与断言及预设投射问题

预设原本是哲学范畴的概念，发展到语言学范畴后，分为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两种。

语义学主要关注句子的真值条件，因此提出，当命题X为真时，命题Y也为真；且命题X为假时，命题Y仍然为真，Y就是X的预设 (Leech 1974)。如无论(18)本身还是其否定句，都可以得出“说话者有车”这一结论。因此，“说话者有车”就是句子的语义预设。

(18) 我的车坏了。

而Levison (1983) 则对语用预设做了如下定义。

只有会话参与者都知道命题Y (即Y是共有知识) 时，说X这句话才是合适的，则命题Y是X的语用预设。

此后，Al-Raheb (2006) 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做了修正，认为“共有知识”这个条件过于苛刻，比如(19)中，A并不一定必须预先知道B有车，但“我有车”仍可以作为B句的预设。因此他提出，只要听话者没有反驳命题Y，就可以认为Y是语用预设。

(19) A：你为什么迟到了？B：我的车坏了。

也就是说，无论语义预设还是语用预设，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，即“我的车坏了”预设“我有车”。只是由于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范畴的影响，语用预设会将语境也考虑在内，因此更易接受预设因语境被取消的现象。如原本“before p”时间从句被认为是预设触发语，预设“p已实现”，因此(20)和(21)两句都应有预设“苏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”。但基于“死去的人不能再完成论文”的常识，(21)的小句预设就被取消了。

(20) Sue *cried* before she finished her thesis.

(21) Sue *died* before she finished her thesis.

由语境决定保留或消除预设这一现象与预设的投射问题本质相同。所谓预设的投射问题，是指一个单句放入复句中，其预设可能保留也可能因为关联词及其他分句的影响被取消。也就是说，这时候关联词或其他分句可以充当语境的角色，因此，本文只研究反事实“如果”句的语用预设。

与预设相反的概念是断言。预设是一个句子中的背景知识部分，而断言是说话者想要传达给听话者的内容。对于听话者来说，预设是已知信息或说话者认为听话者不会反驳的背景信息，而断言则是未知信息或不一定会被听话者认同的信息。

3.2 反事实“如果”句预设研究及问题点

前文提到，英语的反事实条件句一般以时制后移作为明显的反事实标记，因此英语研究中一般认为，反事实条件句本身就是一种预设触发语，其预设是 $\sim p$ (Levison 1983, Fauconnier 1985等)。如(22)的预设就是“汉尼拔没多有12头大象”。

(22) If Hannibal *had* only had twelve more elephants, the Romance languages *would* this day exist.

(如果汉尼拔多有12头大象的话，罗曼诸语言今天还会存在。)

由于“如果”句与英语条件句的对译关系，汉语研究也倾向于认为反事实“如果”句同样起到预设触发语的作用，其预设也是 $\sim p$ 。如蓝纯(1999)、丁爱群(2006)、李艳洵(2006)都持这种观点。

然而从推理过程来看，许多汉语反事实“如果”句的 $\sim p$ 都并非“共有知识”或“说话者认为不会被听话者反驳的背景信息”，如(23)的“他不能当班长”和(24)的“我的微博不是每条都有用意”显然并非“共有知识”，而是说话者为了反驳听话者的信念，以反事实形式提出的主张。

(23) 要是他能当班长，母猪也能上树！(李艳洵 2006)

(24) 没啥意思，说说罢了。如果我的每条微博都有用意，那就该去死。(BCC)

综上所述，反事实“如果”句中， $\sim p$ 可能是预设，也可能是说话者为反驳

听话者，故意以反事实形式提出的断言部分。

因此，本文在李晋霞（2010）分类的基础上，将反事实“如果”句转分为以下三类加以考察并得出以下结论。

- 1) $\sim p$ 、 $\sim q$ 都是句子预设。本文认为，句子断言部分应为分句间关系 $p > q$ 。
- 2) $\sim p$ 是断言。此时， $p > q$ 通常是预设。
- 3) $\sim q$ 是断言。此时， $p > q$ 也是预设。

在3.3中，我们将对这一结论进行具体分析。

3.3 分析

由于篇幅所限，以及李晋霞（2010）所说“重在表达非逻辑推理”大类是否算反事实句仍有争议，本文只考察“重在表达逻辑推理”的3小类。

3.3.1 “强调 $\sim p$ ”与“肯定 $\sim p$ ”再考察

李晋霞（2010）在“强调 $\sim p$ ”类列举两例，“肯定 $\sim p$ ”类列举3例，共计5例。我们从中抽取(13)、(14)和(25)3例。

(13) 如果不是在19世纪中期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，就不会有发电机、电动机。(再录)

(14) 如果他能通过，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。(再录)

(25) 如果没有伯乐，没有知遇之人，那么，历史上也就没有“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”这句话了。(李晋霞 2010)

尽管李晋霞（2010）将(13)和(25)两例分别划在“强调 $\sim p$ ”和“肯定 $\sim p$ ”类，但通过表1~3可以看出，两例在 p 、 q 、 $\sim p$ 、 $\sim q$ 是否已知方面完全一致， $\sim p$ 和 $\sim q$ 对听话者来说都是已知事实（常识性知识），也就是说，说话者在说这句话时就可以确定，听话者知道 p 和 q 是假的。因此根据预设定义，我们可以判断在这两例中， p 为假（ $\sim p$ ）和 q 为假（ $\sim q$ ）都是句子预设。

反观(14)，只有 q 为假（ $\sim q$ ）是已知事实， $\sim p$ 不是双方共知，且 p 为真这一观点很可能是听话者提出而说话者想要反驳的。如(14A)。而(13)和(25)都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对话。

(14A) A: 他一定能通过。B: 如果他能通过, 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。
因此可以判定(14)中, $\sim q$ 是预设, $\sim p$ 是断言。(10)、(26)等例也可作此解释。

(10) 下午要是开会, 黑板上就出通知了。(再录)

(26) 如果作者没有上述逻辑思维能力, 《孙子》的产生和传播是不可想象的。
(李晋霞 2010)

(13) 如果不是在19世纪中期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, 就不会有发电机、电动机。

p (已知为假)	19世纪中期没有发现电磁感应现象	q (已知为假)	不会有发电机、电动机
$\sim p$ (已知为真)	19世纪中期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	$\sim q$ (已知为真)	有发电机、电动机

表 1

(25) 如果没有伯乐, 没有知遇之人, 那么, 历史上也就没有“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”这句话了。

p (已知为假)	没有伯乐, 没有知遇之人	q (已知为假)	没有“高筑墙~”这句话
$\sim p$ (已知为真)	有伯乐, 有知遇之人	$\sim q$ (已知为真)	有“高筑墙~”这句话

表 2

(14) 如果他能通过, 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。

p (未知)	他能通过	q (已知为假)	太阳从西边出来
$\sim p$ (未知)	他不能通过	$\sim q$ (已知为真)	太阳不从西边出来

表 3

因此, 本文将(13)、(25)这样 $\sim p$ 、 $\sim q$ 都是预设的例子归为第一类, (10)、(14)、(26)这样 $\sim p$ 是断言的例子归为第二类, 分别加以考察。

在第一类中, 两分句为假 ($p = 0 \ \& \ q = 0$) 都是听话者已知的, 因此要考察

其断言部分，就只能从复句间关系入手。

复句不仅是两个分句的简单集合，分句与分句间同样存在逻辑关系，无论表达真实条件的“如果”句还是反事实“如果”句，其逻辑关系都可简单表达为 $p \rightarrow q$ ，即在 p 为真的所有可能世界里， q 都为真。为了区分真实表达与反事实表达，哲学家为反事实句定义了符号 \triangleright ，但 $p \triangleright q$ 所表达的逻辑关系与 $p \rightarrow q$ 本质相同。

以(13)为例， $p \triangleright q$ 所表达的是“在‘19世纪中期没有发现电磁感应现象’为真的所有可能世界里，‘没有发电机、电动机’都为真”，也就是说，“19世纪中期没有发现电磁感应现象”是“没有发电机、电动机”的充分条件。

并根据逻辑关系， $p \triangleright q$ 可进行如下几种变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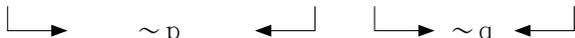
(27) 原命题 ($p \triangleright q$) 成立则逆否命题 ($\sim q \rightarrow \sim p$) 也成立。

只要有发电机、电动机，则一定在19世纪中期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。



(28) $\sim q$ 是 $\sim p$ 的充分条件，则 $\sim p$ 是 $\sim q$ 的必要条件。

只有19世纪中期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，才会有发电机、电动机。



用相应的复句形式更直观描述由(13)推理而来的几种逻辑表达式后可以发现，(27)和(28)都可以说得通，(28)最接近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思。

说话者通过提出断言 $p \triangleright q$ ，来让听话者做出 $(13) \rightarrow (27) \rightarrow (28)$ 这一系列推理，从而得出想要传达的信息。这个过程中，说话者强调的并非 $\sim p$ 本身，而是 $p \triangleright q$ 这一逻辑关系。说话者希望，听话者已知 $\sim p = 1$ 且 $\sim q = 1$ 的情况下，对新获知的“ $\sim p$ 是 $\sim q$ 的必要条件”给予认可。也就是说，这类句子并非“强调 $\sim p$ ”，而是“强调 $p \triangleright q$ ”。

而第二类中， q 为假 ($q = 0$) 是听话者已知的， p 为假 ($p = 0$) 则不是。

我们仍用同样手段对(14)的逻辑关系 $p \triangleright q$ (在“他能通过”为真的可能世界中，“太阳从西边出来”都为真)进行分析，其结果如下。

(29) 原命题 ($p \triangleright q$) 成立则逆否命题 ($\sim q \rightarrow \sim p$) 也成立。

只要太阳不从西边出来，他就不能通过。



(30) $\sim q$ 是 $\sim p$ 的充分条件, 则 $\sim p$ 是 $\sim q$ 的必要条件。

* 只有他不能通过, 太阳才不从西边出来。



与(13)相比, (14)推理得出的(29)和(30)中, 只有(29)说得通, 变成(30)后, 就会出现一个在正常语境下比较奇怪的句子。

在这种情况下, 说话者只希望听话者通过认可 $p > q$ 而得出 $\sim p$ 这一结论即可, 而 $p > q$ 本身不一定经得起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来推敲。因此与(13)不同, 说话者尽管提出了 $p > q$, 但只要听话者能通过 $q = 0$, 且 $p > q = 1$ 来推导出 $p = 0$ 即可, 并不强调 $p > q$ 。在这类句子里, $p > q$ 虽然其实是说话者提出的, 却并非断言, 而是一种说话者希望听话者不会加以反驳的“语用预设”。这类反事实“如果”句的根本目的是“证实 $\sim p$ ”。

因为“强调 $p > q$ ”其实本质上就是强调“ $\sim p$ 是 $\sim q$ 的必要条件”, 所以这类句子都可以替换成以“ $\sim p$ 是 $\sim q$ 的必要条件”为断言的“之所以 $\sim q$, 是因为 $\sim p$ ”或者“正因为 $\sim p$, 才 $\sim q$ ”等形式的“因为”句。但表“证实 p ”类的句子这样转换后, 常会出现因果关系站不住或生硬的现象。

(13') 正因为19世纪中期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, 所以有发电机、电动机。

(14') * 正因为他不能通过, 所以太阳不从西边出来。

(26') Δ 正因为作者有上述逻辑思维能力, 所以《孙子》的产生和传播是可以想象的。

这也从侧面印证了 $p > q$ 这一关系并非“证实 p ”类反事实“如果”句的断言。

3.3.2 否定 q

与3.3.1中所述两种反事实“如果”句相比, “否定 q ”类反事实“如果”句的明显特征为, $\sim q$ 并不是已知的, 且不是明显反事实, 如上文(15)中“我(不)答应你”非会话双方共知, 但有可能是听话者提出的命题, 如(15A)。

(15) 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, 我就答应你。(再录)

(15A) A: 你会答应我吧。B: 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, 我就答应你。

对(15)中 $p > q$ (在所有“太阳从西边出来”的可能世界里,“我会答应你”都为真)衍生出的几种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后也可以发现, (31)显然逻辑上很难成立, 而(32)虽然逻辑上说得通, 但从语感上来说, 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似乎是相反的, 即“只有太阳从西边出来, 我才答应你”。

(31) 原命题 ($p > q$) 成立则逆否命题 ($\sim q \rightarrow \sim p$) 也成立。

* 只要我不答应你, 太阳就不会从西边出来。



(32) $\sim q$ 是 $\sim p$ 的充分条件, 则 $\sim p$ 是 $\sim q$ 的必要条件。

Δ 只有太阳不从西边出来, 我才不答应你。



对此, 李晋霞 (2010) 的解释如下。

虽然从逻辑学上讲, 对于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而言, “否定 p 就否定 q ”是一个无效推理, 但在日常语言中, 对于荒谬命题充当 p 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而言, “否定 p 就否定 q ”这种推理却是有效的。

因此, (15)的推理模式就变成“太阳不会从西边出来 \rightarrow 我不会答应你”。

然而这样一来, (15)就和前文表“证实 $\sim p$ ”的(14)在推理形式上相同, 因而很难解释两者差别。

事实上从(15)所表达的逻辑关系 $p > q$ (在所有“太阳从西边出来”的可能世界里,“我会答应你”都为真)来看, 和(14)的最大区别是无法做“ $\sim q$ 是 $\sim p$ 的充分条件, 则 $\sim p$ 是 $\sim q$ 的必要条件”这样的反推, 而只能通过 $p = 0$, $p > q = 1$ 来完成 $q = 0$ 的简单推导。也就是说, 说话者提出在所有“太阳从西边出来”的世界里,“我都会答应你”为真, 造成一种“我在某些可能世界中会答应你”这样的假象, 但“太阳从西边出来”的可能世界本身并不存在, 因此“我答应你”也就无从谈起。

从(15)推理而来的(32)也可以更直观的解释这一点, 说话者故意用“只有 $\sim p$, 才 $\sim q$ ”的句式, 造成“在某些条件下我不会答应你, 但除此之外我会答应你”的假象, 但由于事实上 $\sim p$ 恒为真, 听话者所希望的 q 为假的情况也就无从讨论了。

“否定q”类反事实“如果”句的特征是，p分句通常是违反一般常识的（如33、35例）或在前后文中提到过~p的（34、36例），说话者确信听话者一定知道p是假的。

(33) A：你不相信我吗？B：如果我是傻瓜，我就会相信你了。

(34) A：你能借我点儿钱吗？B：如果我有钱，我就马上借给你，只可惜我没有。

(35) A：你在乎这件事吗？B：如果我是5年前的我，我可能会很在乎。

（以上各例中A句为笔者自行添加，B句引用自BCC）

(36) 我觉得既然我是免费帮人，哪怕用不了，就不应该对媒体多说什么类似“没有显出才华”……所以很生气。如果我是拿了钱的，你就随便指责。

（CCL）

与3.3.1小节中的“强调p”与“证实p”类相比，“否定q”类反事实“如果”句不偏重逻辑推理，而是重在提出一个“恒为假的可能世界”，并在这个可能世界中假意肯定对方。这类反事实“如果”句语气较委婉或偏重戏谑。如(34)、(36)两例，在拒绝（不借钱）或反驳对方（不应该随便指责）时，先营造一个“可以借钱”或“可以随便指责我”的可能世界，再通过 $p=0$ ， $p>q$ = 1的逻辑关系来否定q，比直接拒绝、反驳显得更有理有据，语气也更易接受。

而(33)或上文(15)与直接否定或用“除非p，才q”、“只要p，才q”等必要条件复句加以否定相比，语气更轻松，偏重戏谑。试比较(15)和(37)~(39)例，可为上述说法佐证。

(15) 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，我就答应你。（再录）

(37) 我不答应你。

(38) 只要太阳不从西边出来，我就不答应你。

(39)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，我才答应你。

4. 结论

本文在李晋霞（2010）的分类基础上，对汉语反事实“如果”句的预设、断言及推理形式进行分析，认为“q为假”已知的两类反事实“如果”句主要区

别除比较直观的“ p 为假”是否已知外，还有“ $p > q$ ”这一关系是否是断言的问题。

我们发现，在 $p = 0$ ， $q = 0$ 皆为已知的情况下，说话者使用反事实“如果”句并非为了强调 $\sim p$ ，而是为了强调 $p > q$ 这一关系。而在 p 真假未知的情况下， $p > q$ 这一逻辑关系虽然同样是说话者提出的，但说话者希望听话者不反驳这一关系，即希望其成为句子预设。这也是前者可以转换为“因为”句，而后者通常难以转换的原因。

另外，本文认为，已知 p 为假的“否定 q ”类反事实“如果”句不像前两类那样偏重逻辑推理，其语用价值在于故意提出一个恒为假的可能世界，并在这个可能世界中假意肯定对方。这类反事实“如果”句常用于戏谑语气，或表达拒绝、反驳，但语气偏委婉或轻松。

〈注〉

- 1) “如果”句是指以“如果 p ，就 q ”为代表句式的假设条件复句。因此，本文将“要是 p ，就 q ”、“倘若 p ，就 q ”等可同样表达假设条件关系、且可与“如果 p ，就 q ”互换的句式同样看作“如果”句范畴。
- 2) 袁毓林 (2015 : 127) : 所谓反事实推理，指根据已知事实相反的假设条件来进行推理；所谓反事实表达，指表达反事实推理的语句，通常是由反事实的假设条件小句和相应的结果小句组成的。
- 3) 原译 (袁毓林 2015 : 130) 为“如果她真的坐了火车，那么她就不会迟到了”。本文为了更直观显示两种语言在反事实标记上的差异，稍作更改，更趋近于直译。
- 4) 也有研究参照英语的习惯将“如果”句称为“条件句”，本文采用“假设句”的叫法，以和“只要 p ，就 q ”、“只有 p ，才 q ”等复句加以区别。
- 5) 文中未标注出处的例子，为笔者作例。
- 6) 现代文为笔者自译。

〈参考文献〉

- 吕叔湘主编 (1980) :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, 北京 : 商务印书馆。
- 陈国华 (1988) : 〈英汉假设条件句比较〉, 《外语教学与研究》73期, 10~19页。
- 侯学超 (1998) : 《现代汉语虚词词典》, 北京 : 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- 蓝纯 (1999) : 〈现代汉语预设引发项初探〉, 《外语研究》1999(3)。
- 黄伯荣、廖旭东主编 (2002) : 《现代汉语》, 北京 : 高等教育出版社。
- 丁爱群 (2006) : 〈预设的触发语研究〉《长治学院学报》2006(6)。
- 李艳洵 (2006) : 〈汉语假设复句预设浅析〉, 《湘潭师范学院学报》第28卷第4期。
- 李晋霞 (2010) : 〈反事实“如果”句〉, 《语文研究》2010年第1期, 53-55页。
- 蒋严 (2000) : 〈汉语条件句的违实解释〉, 《语法研究和探索 (十)》, 257-279页。
- 袁毓林 (2015) : 〈汉语反事实表达及其思维特点〉, 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15年第8期, 126-144页。
- 袁毓林·张弛 (2016) : 〈简析中国大学生反事实思维及其表达的替代方案〉, 《现代中国语研究》第18期, 1-14页。
- 章敏 (2016) : 〈“要不是”反事实条件句的情态问题研究〉, 《中南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 第22卷第2期, 206-212页。
- Leech (1974): 『Semantics』 (『現代意味論』安藤貞雄監訳, 研究社)。
- Bloom (1981): 『The Linguistic Shaping of Thought: A Study in the Impact of Language on Thinking in China and the West』, Hillsdale.
- Levinson (1983): 『Pragmatics』 (『英語語用論』安井稔・奥田夏子訳, 研究社)。
- Al-Raheb (2006): 「Semantic and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in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」, 『7th SIG-dial Workshop on Discourse and Dialogue』: pp68-75.
- Fauconnier (1985): 『Mental spaces: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』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